

贵宾

葛
琴
著



人

出版
社

贵 宾
Gui Bi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24,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1}{16}$ 插页4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200

ISBN 7-02-001068-7/I·1009 定价 3.90 元



作者像



作者和丈夫邵荃麟合影

代 序

——三十年代左翼女作家葛琴

骆 宾 基

一

今年春暖还寒时候，北京大学副教授邵小琴陪偕由美归国公干的弟妹——周蒙爱医学博士来看我，谈起她为妈妈葛琴编的短篇小说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嘱我为这部新版书写点什么，并对作者作一简论。自然，这是义不容辞的。因为我与作者相识虽晚，但也有半个世纪之久了。是为本文的由来。

二

葛琴年长我十岁，相识于1938年冬的东南抗战文化重镇——金华柴场巷十五号。这个白院墙的近门处挂着一块匾方型黑底金字标牌的“国际新闻社驻金华办事处”，我在回忆散记中曾写过，这是一座有着东西两厢角楼的雕花木板建筑的砖墙紫红漆小楼。我国新文学界的理论家冯雪峰正避居义乌乡间写作，是这个白墙红楼小院的常来的客人。杂文家聂绀弩就住在西厢角楼上，另有楼梯直接上下，并在这角楼里编

辑水平较高的综合性杂志《文化战士》。东北流亡诗人辛劳住在楼下的东厢房，在为《刀与笔》写他的有名长诗《捧血者》。我为绍兴的《战旗》来金华组稿就住在绀弩楼下的西厢房。住在北房三间的主人就是邵荃麟和葛琴夫妇俩了。在东南浙、闽、赣、湘来说，这个红楼小院又可以说是东南文化重镇的中心。那时桂林的文化城还没有定型，而这金华的江南风格的白墙小院，墙头只差斜挑在旗杆上一幅以鲁迅头像为标志的“帅”字大红旗了！葛琴是当时新妇女抗日救亡界的风云人物，风华正茂，经常是开襟旗袍，西装外套，上海款式的高跟鞋敲击着小院里的砖石走道得得作响。从声音里就听出女主人是多么雄壮而步伐又多么健捷了。陪伴她进进出出的是个福建籍的秋瑾，有着一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名叫林秋若。当时她是从皖南云岭刚下山的一个女战士，是否已接任省府主席黄绍竑的政治秘书之职；我已记不确切了。总之，当时在我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眼里，这是一对豪气勃勃的时代女杰。那时我还不知道葛琴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已经是中国马列主义政党的一员了，最早是在苏州乐益女子高中得到侯绍裘、张闻天等老师的赏识，因而转学到以瞿秋白为核心，陈望道为校长的上海大学。在上海八十万工人武装暴动中，葛琴由于来往各街头堡垒之间传递文件与消息，在三十个小时的战斗中不断输送军事物资而获得了“三剑客”之一的称誉。自然，这就是鲁迅在《总退却》序中所说的“写出了中国的眼睛”的论点所在，也或者就是冯雪峰指葛琴初期作品的激情胜于文辞的论据所在了。因为这是一九三二年丁玲主编《北斗》时鼓励她根据时代生活实践而写出来的开山之作，笔力有幼弱处自然是难免的，而《犯》就比较成熟了，这也或是鲁迅序中所指的写农村人物胜于写工

人的评语依据吧！《教授夫妇》应该是列于抗战时期的代表作了！

三

曾经在三十年代初期“写出中国的眼睛”而开始文学生涯的女作家葛琴，现在八十有二，已是自然生命领域内属于新文学这株巨干上仅有的三五硕果之一了。而她的社会生命无疑必将与萧红、丁玲、冰心诸三十年代就著名于世的老一辈女作家一样，随着作品流传于后世的。但现在她的社会生命之光，仿佛暗淡于前三人，这主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十年浩劫当中她心身受到严重的伤害之后又为脑血管病失去了语言和持久的逻辑思考能力的缘故。这是属于作者本身的不幸。另外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谁都知道，过去的“十年浩劫”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领域带来了七级地震般的灾难，出现了不可填补的断层。近十年来，我们的文艺评论者、出版界为了纠正过去忽视新文学中非左翼文学作品——如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诸人的新诗与小说——的偏向，开始弥补，而向国内读书界作了大量的介绍并重版了他们早在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就已长时期失去光泽的作品。抗战期间以及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散居于国外的华侨学者及华裔教授已经远远离开了祖国，为他们所熟习的自然多是三十年代非左翼文学。诗人徐志摩的读者自然多于四十年代的艾青和田间，因而国内重版那些在四十年代大后方就已失却时代色泽的文学作品，得到国外读书界的重视和呼应是很自然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这种国内海外相互呼应中，又出现了我们对于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作

品重视不足的又一偏向（且不要说葛琴与萧红，就是近年来生前很活跃的丁玲，在她的湖南家乡的长沙各新华书店，1986年不但买不到她的晚年杰作还是湖南出版的《访美散记》，而且在武陵山区碰到一群常德地区的高中女生，相谈之下，竟然都不知道丁玲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戴的胸牌“纪念丁玲学术座谈会”是什么学科的会议！不用说，小学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就忽视了当选丁玲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夜》，更不要说葛琴的三十年代短篇小说《犯》了。如果我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忽视了这些属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优秀之作，还谈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这仿佛一个铜板的两面，一面在上，一面就必然在下。这是不对头的。因为左翼文学的艺术观和它的为了崇高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维他命和氨基酸。尤其是在以民族革命为主要历史使命的抗日战争时期，以鲁迅茅盾为旗帜、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实际上已经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著名剧作家与小说作者老舍是在民族危机关头从旧现实主义象牙之塔里走出来与鲁迅茅盾旗帜下的左翼文学汇合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教授也一样）。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以文学为载体，负荷着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而使我们民族精神升华的艺术观，我们要以文学艺术来凝聚国人的意志，同心协力推动历史前进，加速我们现代化的进程。

实际上这也是新现实主义文学与旧现实主义文学的分野所在。后者的艺术观仅仅是“反映现实”，有的甚至于为属于旧社会的血淋淋的现实蒙上一层神秘的遮面纱，正如徐志摩的新诗所表现的那样，给苍蝇之母的绿豆蝇披上华丽的辞

藻，赞赏地称之为“翡翠”般的闪光如贵族夫人之类，而沈从文有篇真实如画的小说，也仅仅是“说明世界”，如此而已。而新现实主义者的艺术观不仅仅要求自己的文学作品能真实如画地“反映现实”、“说明世界”，还要求它能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崇高的民主革命理想，“影响现实”，“改变世界”。

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种“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和这种关系到民族素质的伟大的传统精神。葛琴的作品就是这种艺术观的体现，而作者本人，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种崇高理想的载体。到现在她虽然已是白发如银，而且失去说话的能力，形成半身瘫痪的残损病态了，但每次见了旧日如弟兄的老友，笑声呵呵，从昏浊的眼睛里会闪出欢乐的神色。如果你有了新书或文章问世了，她靠在沙发上，必然在笑呵呵中伸出大拇指来，表示称赞你，鼓舞你，仍如一个至亲的大姐姐一样，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她自己晚年由于失其荃麟而有的孤寂感一样，这是使人面对她的呵呵笑声和竖大拇指相迎的残态病体心里阵阵作痛要纵声大哭的！这种关心世界而无我的精神境界是了不起的。这在肩负着我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杰出的青年一代，在认识“自我价值”，讲究“主体意识”的同时，不正是也要同样继承过来的一种精神么？是为作者“简介”。

1989年5月1日前夕

目 录

总退却	1
罗警长	33
犯	47
窑场	75
磨	149
出奔	160
守夜人	183
场副官	197
一个被迫害的女人	213
骡夫丁大福	225
教授夫妇	243
贵宾	265

附录

《总退却》序	鲁 迅	289
《窑场》及其他	茅 盾	291
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	葛 琴	297
葛琴生平简介及主要文学著作年表	邵小琴	304
编后记	邵小琴	313

总 退 却

一

铁路截断了。火车头象受伤了的野兽，躲在行人绝迹的炮火中，不叫，也不动。

铁路的那边，集中着草鞋脚的灰衣兵。一群群的，一行行，一列列的。从市镇到村野，经过村野又延到市镇，直拖到海的边缘，形成一条极长的散兵线，扭展着几十里长的铁的行列。

这些人的身子，紧贴在坚硬的地层上，炮架旁，沙堆柴片中。浓而且低的夜压着他们。千万只尖锐的眼睛，兽一般的充满了黑暗。四壁消沉在死样的静寂中。偶尔一二只飞奔的马匹，迫急地带着命令来，从最后的阵地里，递送到街角村野，狭弄战壕。

士兵们没有表，在这个没有月亮暗了星的夜幕上，辨不出流去的时候来。从嘶叫着的，一阵冷一阵的尖风里，大概的报告他们，已经防守了半个整夜了。

他们每一呼吸中，都在期待着动员令，一切冰冷的炮口枪尖，急待着跳出他们满肚子的东西来，瞄准这些帝国主义者所鞭策下的精锐奴群。

时光一丝也不停的流去，每个士兵所期待着的弹力，愈加紧张起来了。曾经为突肚子的老爷们吸瘪了血汗，抛出矿

山外的贾金魁，也夹在这些人群里，死命的捏住枪柄，埋伏在发了焦的断垣背后，粗野地沉着铁脸，因一种弹力而紧张起来的心，暴躁得发了热。一连吸了十根以上的烟卷，口里又辣又麻，感不出一点味道，只象机器一般的不停歇地吸着。脑筋里受了刺激，胀得昏乱了，充满着黑暗的眼睛，跟着枪的裂口射去：

“不冲来逗死了吗？妈勒格戾！老子一定要杀服你们！”

“喂！”

他的身子突然地跳了起来，跟着在他肩膀上落来一个蛮有力的大拳头。这并不是什么恶意的事，他自己也常在出人不意的扰动着别的伙伴的。但是他口里却：

“他妈勒格戾！吓死你老子了啊！”

颇有烟臭的唾沫，直溅到那个人的鼻子上。

这个入伍不到二年的，名叫寿长年的伙伴，从没有象这次大战中的威风过，也从没有象这次大战中的卖力过。他当兵不到二年，跑了许多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打过许多的仗，得了不少的作战经验，还交了一些投心合意的朋友。其中最好不过的，要算这位一开口就喷吐唾沫的贾金魁，因为他们还有一种老乡的关系。他从这些经验丰富的朋友生活中，学会了许多临阵逃脱的秘诀。他曾经用驳壳枪打伤了自己的腿，躲进伤兵病院去。但是这一次的两条战线的对垒中，他却从未偷跑过一步，他完全是出于激奋的自愿来打的，经过了几十次胜利回击后，胆也长得斗样大了，而且兴奋得不可遏制似的。

他急躁地拉着这位顶合意的朋友，叙述他几天来在海口作战的生活，怎样地击退了敌军，伏在屋脊上，战壕中，说

得好象来不及似的，一件事不待叙完，就拉到别的事上去了。其实他不说，别人也会晓得的：

“……火烧……老百姓逃难……击沉了炮舰……两只飞机……活捉飞机师……夺到不少……野战炮……手榴弹……机关枪……无线电……间谍……汉奸……”

这只无秩序的话匣子，突然锁紧了。

埋伏在对面的，铁丝网里的大小炮口，在大声地咆哮起来，坚硬的地层，不停歇的发着剧烈的震抖。庞大得不可比喻的暗夜，惊吓的破裂了，为了这些炮口里闪爆着的深红云球。

一个落地开花的双响巨弹，直落到伏倒身子的寿长年他们后面十几丈远的瓦砾堆上，有力地爆炸着，一些碎块片子，跳得比电杆还高，然后又如雹雨似的落下来。

夜间望不见的敌方战垒，都被那连珠似的开花弹，光焰夺目地照耀出来了，在一些放大的望远镜里。

车站背后的，十几架机关枪射击，与急迫的步枪声，显然是中国兵的还击。这些英勇的兵士，如何地在死的边缘上，无情地搏战着啊！

伏在断垣后的人，没有动静，依然在震撼天地，震撼心肺的轰声里沉默着，埋伏的期待着。

开裂着的夜，在那霎时间的沉寂后，突然即回复了它黑暗的庞大，把这震撼心肺的巨声咆哮，和辉煌的深红云球消灭了。

于是铁靴钢帽的人群，跃出战垒了，冲过铁路。铁甲车队，滚在狂暴了的吼声前面，有力的直扑过来。雷雨样的子弹，带着死风的呼啸声，在空中横乱的飞着。

一切的吼声，深入阵地来了。子弹从埋伏着的人头上擦

去，噓噓地叫着。

突然，地层深处，迸出了一个出人不意的巨大霹雳，远近的建筑物，无一不在惊愕中跳了起来。

铁甲车，癞头龟一样的僵在深潭中，抛滚的水流，带着黄色的沫子鞭打它。

“杀啊！杀啊！杀杀……杀……杀杀！”

接着巨大霹雳而来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人的嘶喊，一种弱小民族的反抗呼声。

寿长年痉挛得什么似的，跟着远近伙伴们的吼声，粗野地叫着，挺着枪，第一个从断垣背后跳出来。

“拍拍拍！拍拍拍拍！”

一切冷得似冰样的枪口里，都在火热地发着烫，从它肚子里迫急地跳出东西来。

“喀啦啦！喀啦！喀啦啦啦！”

冲到深潭边缘上的，还活着的人，也越发疯暴起来了，将所有的杀人东西，来不及似的发泄出来。在他们狂乱的意识中，不得不叫苦连天的期望在他们最后的挣扎中，如何地冲出这突来反攻的重围，或者就留给他一个活着的生命逃回去。可是子弹到最后的一颗了，四壁依然是可怕的震撼心肺的喊叫，到处是拘挛的人的呻吟声。

身体象蛇一样的游动，手在枪杆上跳着的寿长年，敏锐地感觉到，又有大群的人，在他后面冲滚过来了。不过不象是他们久居队伍中的伙伴，在他们很有力的，蛮动人的嘶叫声里，完全是反映着一种他所听不惯的方言，完全就是本地人的土话，他当然不晓得，就是上海的失业工人们，如何为反帝的热情激荡着，而新投进来的革命义勇军，不过他们的来路，是会使他感动得眼睛也会迸出眼泪来的。他本能地感

觉到，仇恨着这些蛮不讲理的东洋兵的，不单就是他们十九路军士兵的本身，而本地的苦百姓也同样的恨死他们，并且来直接帮助他们去扑灭这些了。于是他也本能地叫出一句话，完全是他感动得发抖的心在叫了，不过连他自己也不懂得，简直很发笑的。

寿长年站起来了，浓厚的血腥，窒塞得使他透不转气来，撞鼻子都是堆得战垒一样高的死尸。

不错！真是魔力，几口气就冲过铁路了。滚在后面的工人义勇军熟练地呼出各种各样的口号，很有力的，象生铁一样的打进士兵们的心坎去。简直是烈火上加着滚油，前面的人，越发疯暴，越发威壮了。

威壮的兵群，直迫到帝国主义者气管子的边上了，通着电流的铁网，挡住了管子外边的一切。于是心在慌跳的，焦急得要钻进地洞的敌军残部，又拔出刺刀，勇敢的回过头来，和追赶来的人脸对脸的大杀起来了。几分钟后，死尸又堆起来，热血在地上流，湿透了灰衣兵的草鞋脚。

远处的枪声，终于寂静了。庞大的暗夜，也终于消灭了，从鱼肚白的曙光中，活人与死人的曲线，都清楚地照出来了。

杀得威风凛凛的寿长年，眼睛里充满着血的红光，跟着他们一小队的伙伴，和新来的工人义勇军，完全象咬人的疯狗一样，冲过了敌人的战垒，直扑进帝国主义的气管子里去。

贾金魁狂暴得不知在吼些什么，喷不完的唾沫，跟着口里热气溅出来，冷的风，和它击撞着，钻进热的口里去。

他们愈冲愈有劲，简直不知敌人是什么东西似的。

但是，迫急的铜号声里，递送一种命令来了，这在作战

的兵士听来，就象说话一样的清楚，就象“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不会错的。

不过这些冲滚嘶喊的人，一若聋了耳朵一样，直爽的说，他们是不愿意听的。

他们越滚越进，一路是空了人的战垒，满地是野战炮弹的壳子。但是迫急的号令，也愈吹愈近，愈吹愈使人不愿意听。

“他妈勒格屁！那个婊子精养的在捣鬼呀！”

一个小队长，带着胜利后的，一种刺激的苦痛，忍痛的转过头来，带着指挥的命令，大声地号叫着。

“妈的屁！怕死就不是好汉！老子要追，你怎样呢？”

这样地争了好久，倔强的伙伴们，与新入伍的工人义勇军，才慢慢地掉转头来。不过当一只大手要把寿长年拖回的时候，他还倔强地追上几十步，把所剩的子弹，气愤愤的乱射一空。但谁也没有看见他究竟射中着什么。

二

小小的部队，从这些列强的气管子里拖出来了。其中顶不服气的，要算这位寿长年。他由气愤而转成激怒。一路上故意走得特别慢，乱七八糟的下流地恶骂着。但他并不懂得什么，只晓得要打东洋人就要打个痛快。为什么要把他正在用劲的时候，正是顺利追赶的时候，象笨牛一样的拖回来呢？这是他顶气的事，也就是他顶难明白的一件事。因此他不得不迁怒到拖着他走的小队长。同时又迁怒到他的这个顶合意的朋友，也夹尾巴来追赶他，并且这样没有道理的来笑他。但是当他回到阵里，被炮火熏黑了的手，拿馒头来塞进

口去的时候，又一切都完全忘记得干净了。

迫近这个列强帝国主义气管子外的防线上，都在调换新兵来作战了。这为什么呢？没有人明白。可是当初这些笨家伙的自动作战，是党国要人们都痛心疾恨的，因此他们几乎全体都被缴械。他们曾经这样地说过：

“缴械吗？休想！徽章还给他，咱们不要名义的！”

“谁要不许咱们打！老子们便先去打谁！”

这样烈火一般的反抗，真气得党国要人和大将军坐卧不安了！现在的新兵恰正在第一道的防线上，即在贴近气管子的防线上。

寿长年他们的一小队，是要调到最近乡的防线去。这在暴躁起来象只大老虎，鲁钝时候就是小猪娘的寿长年，会懂得了什么呢？

正是中午的时候，太阳的光芒四射，没有云，天是蓝得象海一样。人在底下走，又轻松，又舒畅。几日夜苦战的疲劳，似乎都飞散了，参加作战的工人义勇军，也由别的人率领着，在后面慢慢地开来。

这个小队里的人，有时三五个屁股并作一线，口在说东说西的讲着话。有时候不知为了什么，彼此下流地骂着，争得眼乌珠也要落出似的。寿长年很少说话，劈开的大口上，挂着一种很粗暴的笑，跨着大步，落在伙伴们的屁股后面。

一路上，有冒着白色烟柱，还在继续不断延烧的房舍，没有人去救。很多的狗，赤着眼睛，亮光光的毛，竖着尾巴，见人就直扑上来要咬。有些正在从面孔蜡黄的死尸上，拖着一件东西就很快的跑开，吃不完的骨头四散在路边的瓦砾堆里。也有发了臭的巨大的马匹，与一些从棺材里炸出来的腐尸。这些是行军作战的人所看惯了的画稿，所以没有一